



【四季零墨】

## 春山清明几归赴

□杨永春

远道淳于叩故墟，敬祖怀先培新土；莹畔桃花应有情，漫解粉泪倾相诉。又是一年清明时，家人一起回到相传战国先贤淳于髡蛰居而得村名的潍坊老家。看着坟地旁边已开花的桃树，回忆情思涌上心头。

插柳是首开剧目。“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寒食这一天，天刚亮，孩子们不约而同换上新做或新洗的单衣、薄鞋，拿起铲子或镢头，紧赶慢赶地往坡上跑。扑面而来的风感觉是那么的柔软，嗅着空气里清新的新土香味，像猎犬一样寻找两三朵老翁花的苞芽。老翁花学名白头翁，因为是野生，不多见。再爬上河沿上的柳树，拽来几根细长的刚出芽的柳枝，这任务要在出太阳之前完成才有好兆头。欢跳着跑进家门，小心地把老翁花芽、一小片松枝绑在一起，再用细长线系在事先挑出的一支细长顺柔的柳枝条尖上，一边默念着“老翁花、老翁花，蝎子蚰蜒不到家”，将枝条的另一头插在堂屋灶上方的梁檐上。再把松枝和柳枝条扎成几束，插在大门口门框边，柳枝扎成几个圈，给院子里的羊角、狗脖子套上，自己留一个戴在头上。最后再把特意留下的柳枝，用手轻轻回环拧一下，抽出里面嫩白的芯，就做成了柳哨。村子里不时高低长短的哨音，为节日增添了新的配乐。

上坟是传统节目。不管在城里做工的还是嫁到外村的，能回来的都要回来，相约着一起来上坟。一般是上午，大人孩子一簇簇、一队队，带着供品、烧纸，扛着铁锹，纷纷走向各家的坟地。烧纸的时候，要给先人们念叨几句，说说家里新发生的大事、好事，祈福先人保佑家人和顺康安。一定要在跟前看着纸钱焚烧完毕，这是对祖先的尊敬，也防止纸钱被风吹到旁处，引着枯草等造成损失。敬完酒，接下来就是敬拜祖先。长辈后辈依次叩拜。拜祭完毕后，祭品让祖先祝福过，众人可食取祭品。最后，有的人家也会放鞭炮告别。除了一些悲情的哭声和抽泣，进入墓地后便不让更多大声喧哗，笼罩着庄重肃穆的气氛，静静沉浸在“父母在尚有来处，父母不在只有归途”的伤绪里，感怀亲人以往长情的痛思。这思绪里，让人感念“叶落归根，离人寻根”的乡土情结，接受着敬祖孝老、珍重家人的心灵洗礼。

打秋千是经典剧目。打秋千也就是荡秋千，村子里总有几处打秋千的地方。年景好时村里会集体出人出力建一个特大特高的秋千。记得我们村就连着两三年在打麦子的时候院里竖起十多米高的大秋千，吸引了七里八村的人去玩。

年轻的大姑娘小媳妇都穿上亮颜色的衣服，把秋千当成戏耍的舞台，“争奇斗艳”。年轻的小伙子见缝插针似的在秋千上“炫武展艺”：完成用力躬身、屈腿、下蹲、直起、挺身、扩胸这一系列连续动作，我们称为“驱”，这是打秋千的最基本的动作；别人执绳或拖着座板将秋千荡起，就叫“送”。秋千荡起来后，上面横梁上的两拘（拴绳的套环）会逐渐向横梁中间靠，这叫“并拘”。按习惯，“并拘”之后，绳子靠在一起打转容易发生危险，就要停下来让给别人。秋千上的人双手紧抓吊绳，弯腰屈腿，挺胸收臀，衣袖飘飘，“驱”“送”间，让自己越荡越高。有厉害的，甚至能让脚踏板高过自己头部，超过秋千竖立的最高横梁，惹得下边的人惊呼阵阵，啧啧称赞。

踏春是撒欢节目。“清明前后，种瓜种豆。”踏春对大人们意义，就是踏着春天的农时，忙活耕田犁地、春播春种的农事。而挖野菜则成了孩子们踏春的自演剧目。“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不同于城里孩子们的踏青春游，一直住在山野土村的孩子是另外的感受。经过漫长冬天的封锁，终于能够走到田野，寻找春天大地无私奉送的野菜，以补充寡汤寡水的食桌了。“杏花落、桃花开，野茄子花开割韭菜。”除了菜园里韭菜、菠菜、茼蒿等时令菜，田野给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菜地，苦菜子连着叶和根可以蘸酱生吃，曲曲芽、婆婆丁焯水凉拌吃。还有两种特别的野菜令人难忘，一种是贼蒜，一种是鸭葱，微微辛辣的贼蒜，泛着清甜的鸭葱，滋润了味觉。稍大一些的年轻人，已不满足村旁的田野和矮山，相约着向周边更远更高的山攀爬。记着有几次，与伙伴们走着去爬近十里路远的乔山。乔山脚下的路有三个起伏，附近的人们都叫它“三瞪眼”，上一段坡，就要出一身汗，停下来歇一歇，瞪一次眼。经过“三瞪眼”的爬坡，再开始爬一段垂直高度三百多米的更陡坡面的山。等攀到山顶，一般人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但站起来后，看远处“阡陌纵横、万千风物”，收获了平日大不同的光景，增添了“无限风光在高处”的心气，更是催生了自己“路修远以求索”的探问。

如今，村里平常在家的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年轻人至多是农忙时回家帮把手，再返回城里。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城乡的变迁，寒食节已经不再是现在孩子们所惦念的，清明节也赋予新的含义。这正是，老村乡居多近暮，邻家难有少相遇；新人谁记寒食景，春山清明几归赴？

（本文作者任职于青岛能源集团）

□徐鹏

春分时节阳光斜斜切过半开的木格窗，槐花籽在青砖缝里发了芽。高唐县固河镇巩庄村老宅西厢房的榆木书桌上，泛黄的《资治通鉴》里还夹着半片风干的槐花瓣。爷爷走后第一个清明，我带着新出版的历史小说回到老家，纸页间的墨香与梁间新泥的气息缠绕，恍惚又见他握着红蓝铅笔在田间地头批注学生的作业。

那方瘸腿书桌是1957年由曲阜运回来的。柏木车厢哐当哐当摇晃三天，颠断了桌腿，爷爷用麻绳绑着枣木棍加固，裂缝里至今嵌着当年的高粱壳。“这桌子见过冯友兰先生讲课呢。”他总爱摩挲着桌角的水墨渍，那些晕染的痕迹像极了孔庙飞檐上的雨雾。1956年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新生合影里，那个穿灰布长衫的青年站在泮池石桥，怀里抱着《廿二史札记》，眉宇间尽是兖州府文庙前新柳般的青翠。

省城的聘书压在樟木箱底多年，烫金边早已褪成秋叶黄。奶奶倚在门框上抹泪时，爷爷正在往独轮车上捆铺盖卷。考上大学留在省城工作的他最终选择回到农村老家，“城里先生多的是，咱村小学连块整黑板都没有。”他说这话时，顺手把新买的英雄钢笔别在粗布褂前襟——后来这支笔批改过三千二百本作业，笔尖磨秃了，蘸着红墨水给四个孩子抄过《古文观止》。

夏夜蚊帐里，我常听他讲退回聘书那天的情形。大明湖的荷花刚打了苞，系主任办公室的留声机放着梅兰芳的《贵妃醉酒》，窗外的法桐叶子绿得发亮。“不回老家不行啊，走到千佛山脚就听见你奶奶咳，咳得比庙里晨钟还响。”他说着往我嘴里塞了块井水镇的西瓜，蒲扇在星空下摇出带着槐花香的风。

印象中每年腊月廿三祭灶王，爷爷的狼毫笔就开始在红纸上游走。赶集买来的廉价红纸脆生生响，他偏要兑了金粉写，“这才能镇得住邪祟”。八仙桌铺开的阵仗比学生期末考还郑重，我负责按住纸角，堂妹踮脚数着“天增岁月人增寿”的笔画。

“鹏鹏要记着”，他悬腕写下“忠厚传家久”的最后的一捺，“当年颜回在陋巷，用的怕是还没我这砚台讲究”，话音未落，三叔家的弟弟已经偷吃了桌上的糖瓜，奶奶举着笤帚满院追，新写的“六畜兴旺”被鸡爪踩出几朵墨梅。

每年大年初一天不亮，总有只冻红的手往我被窝里塞摔炮。爷爷棉衣上沾着霜，怀里揣着热热的二踢脚：“起来去放鞭炮了。”晨雾里炸开的光火惊起芦苇荡的寒鸦，他忽然摸出捆仙女棒，得意得像个偷藏弹珠的孩子：“供销社老张给留的，别告诉你奶奶。”

他包的饺子永远是白菜猪肉粉条馅，面皮擀得能透光。“还是你太奶奶教的，当年支前队给八路军包饺子就这规矩。”他包的饺子个个挺着将军肚，下锅前反复叮嘱：“吃到硌牙的硬币不许吐，来年准能中状元。”结果那年铜钱硌掉了堂妹的乳牙，爷爷连夜骑车去镇上卫生所，车铃铛响得满村狗叫。

暑假的黄昏总裹着麦秸燃烧的甜香。爷爷把十四寸牡丹牌电视机搬到天井，竹床上铺着沁凉的井水洗过的苇席。《甘十九妹》片头曲响起时，他摇着破蒲扇讲解：“看见那剑穗没？和《史记·游侠列传》里朱家的佩剑一个制式。”尹剑平中毒那集，我哭湿了奶奶三块手帕，爷爷变戏法似的掏出包山楂片：“鹏

鹏别急，下回他准能找到《神农本草经》里记的解药。”

谁也没想到他居然还爱看《东京爱情故事》。赤名莉香在东京塔下转身时，爷爷忽然说：“这姑娘像你奶奶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真好。”暮色中他的白发泛着微蓝，身后麦垛上栖着初生的蛾子，电视机雪花点滋滋响着，远处传来浇夜水的轱辘声。

秋收后书桌就搬到了晒场边。爷爷开始教我拓碑文，蝉蜕在麻绳上晃悠。“这通元至正年间的碑记，说饥荒时县令开仓放粮”，他指着斑驳的刻字，“和五九年咱村王支书做的事一模一样”。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拓纸上的字迹渐渐润成紫色，场院里堆满的玉米仿佛金甲武士，守护着千年未绝的文脉。

荣誉证书在箱底沉默多年，红绸面上的“省级模范教师”字样褪成浅褐。那年省教育厅来人考察，见他正蹲在菜园里给茄子授粉，指甲缝里的泥土落进搪瓷缸子。“徐老师该去大学里带研究生”，来客惋惜。爷爷笑着递过水瓢：“您尝尝这井水，比城里的汽水甜。”

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像蒲公英散落四方，他的离休证和那年的大学毕业证也被红布包起来尘封在角落。奶奶走后的第三年，已经时常糊涂的他躺在小院的葡萄架下，忽然要我念《报任安书》。“西伯拘而演《周易》……”沙哑的声音渐渐低下去，最后化作一声叹息：“我这辈子没白活，家里三男两女五棵小树苗都成材了，也没让你奶奶讨过一口饭。”

整理遗物时发现个铁皮盒，里面分门别类存着伯父小时候唱戏扮相的照片、爸爸刚参加工作时发的白手套、三叔结婚时戴过的红花、姑姑给他买的新衣服，虽然他一次都没舍得穿。最底下压着张烟盒纸，背面密密麻麻记着：“老三爱吃的山楂糕供销社到货”“小妮子结婚要凑缝纫机票”“老大胃疼偏方：白酒泡杨梅”。

今春老宅的槐树开得疯癫，雪白的花串垂到书桌上，仿佛要续写那些未完成的教案。我翻开新书扉页，钢笔忽然滚落桌沿——当年他批改作业时，这笔尖曾无数次在同样位置悬停。风过处，泛黄的《三国志》里飘落张糖纸，是1992年庙会上买的琉璃糖，透明玻璃纸上的金鱼依然鲜亮。

村口土地庙早就新换了楹联，用的是他独创的“槐体”：横平竖直里藏着柳骨，转折处又见颜筋。顽童们追逐着跑过青石巷，书包里装着《明朝那些事儿》，他们不知道，有个戴破草帽的老头曾在这里种下许多故事的种子。

暮色四合时，我把写的新书焚化在麦田。纸灰乘着上升气流盘旋，与往年的槐花瓣、爆竹屑、炊烟、未寄出的家信，在鲁西北的天空织就一张温柔的网。恍惚听见吱呀门响，那个穿着灰布长衫的青年从1956年的晨光中走来，蓝印花包袱里裹着整套《史记》，鞋帮上沾着曲阜城墙根的槐花泥。

奶奶去世三年间，爷爷在小院中种了柳树。他说柳树最知相思，根系能穿透阴阳。今春老柳抽新芽，嫩枝拂过水面时，我恍惚看见那个叫徐连江的青衫先生与叫王洪玉的蓝布衫妇人并肩而行，船歌混着书声，荡开层层春波而去。

（本文作者为青年作家，中国作协会员，重庆市政协委员）

【非虚构写作】

## 徒骇河记事